

朱子大全

冊  
五



文公續集序

遂生世不早不及檐簷躡屨於先生之門聞道又  
晚不克築室反場以從先生于沒既脫場屋讀四  
經而心樂焉顧義理精深莫造其詣而先生長者  
駸駸沒矣歲在癸卯遂假守建安從門人弟子之  
存者而求其議論之極則王潛齋已刻之方冊間  
從侍郎之子請亦無所獲惟蔡西山之孫覺軒早  
從之遊抄錄成帙劉文昌家亦因而抄掇悉以付  
友人劉叔忠刊落其煩而考訂其實繼是而有得  
焉固無所遺棄也抑是書之作多出於晚年非嘗  
與西山講明易曆則時異事左與世柄鑿

今聖道昭明士生其時者惟恐讀其書之晚安知  
後之造道者不在於茲乎此君子所當自力也觀

者尚勉之淳祐五年正月日後學王遂序

夫學之於世也久矣。其所以興也。非一日也。其所以廢也。非一日也。其所以興也。非一人也。其所以廢也。非一人也。其所以興也。非一地也。其所以廢也。非一地也。其所以興也。非一時也。其所以廢也。非一時也。其所以興也。非一事也。其所以廢也。非一事也。其所以興也。非一物也。其所以廢也。非一物也。其所以興也。非一人也。其所以廢也。非一人也。其所以興也。非一地也。其所以廢也。非一地也。其所以興也。非一時也。其所以廢也。非一時也。其所以興也。非一事也。其所以廢也。非一事也。其所以興也。非一物也。其所以廢也。非一物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

第一卷

答黃直卿

第二卷

答蔡季通

第三卷

答蔡季通

答蔡伯靜

答蔡仲默

第四卷

答劉晦伯

答劉韜仲

第五卷

答呂東萊

與王尙書佐

答趙都運善譽

與田侍郎子真

與章侍郎茂獻

答尤尙書表

答郭察院邦瑞

答郭邦逸

答羅參議

與羅師孟師舜兄弟

答羅縣尉

與林安撫

第六卷

與趙昌甫

答江隱君

與鄭景實粟

與饒廷老

與張孟遠

答劉德修

與方耕道

回劉知縣君房

與蔡權郡南康

答盧提幹

答儲行之

第七卷

答黃子厚銖

答丘子服膺

與劉平父

答王樞使

與方伯謨

答俞壽翁

答曾景建

答俞景思

與陳同父

答李繼善孝述

第八卷

答折憲知常

與黃知府

答江清卿



答滕誠夫

與葉彥忠

答李伯諫

答趙景昭

答毛朋壽

答馮奇之

與王撫州阮

與長子受之

跋韋齋與祝公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跋陸務觀詩目

跋魏丞相使虜帖

第九卷

答劉韜仲間目

第十卷

答李繼善間目

第十一卷

答劉德華府公書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目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一

答黃直卿

南軒去冬得疾亟遣人候之春中人回得正月半後書猶未有他不數日聞訃則以二月二日逝去矣聞之痛悼不可爲懷聞其臨終猶手書遺劄數千言不數刻而終劄中大槩說親君子遠小人甚切當世之弊此尤可傷痛也此若得脫即便道往哭之而後歸耳庚子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此中文字彥忠皆寫得已屬令一一呈似矣鄭台州相見否更勸其子細講學爲佳書來所說殊未端的可惜只如此便更不求進步也

昨收書報及鄭台州之訃執書驚愕失聲何天無意於斯世而偏禍吾黨如此之酷痛哉痛哉自此每一念未嘗不

酸鼻也此間今年枯旱可畏有彌望十數里而無一穗之  
可收者政惡所招無可言者然不敢不究心措置但勢亦  
有不得行者未知終能不得罪於斯人否耳

力請丐歸計亦未必可得但恐自以罪戾罷逐耳世態不  
佳老病益厭俯仰但思歸臥林間與如直卿者一二人相  
與講論以終素業耳

諸經舊說皆看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處自慊却須用舊  
說方見得自家有力緊要是從本原上說來比前日尤親  
切益對聞其詞雖手書數卷幾千言不嫌岐而然格中  
所諭羞惡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偽學二字朋友中只此  
一番拍試揀汰僞冒大段得力但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  
使人憂懼也來歲聚徒勢所不免但此間屋子空虛多時  
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白閑時都如此說及

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  
禮書想已有次第吳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職事無暇  
及此只是李寶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其甚  
者如祭法祭義等篇已送還令其重修特牲等篇亦有未  
入例處旦夕更取家鄉禮參校令歸一却附去煩看過王  
朝禮已送與子約令附音疏但恐渠亦難得人寫不能得  
耳  
近報誤舉僞學人許令首正觀比頭勢恐子合受得王漕  
文字亦不穩當人生仕宦聊爾隨緣亦何必須改官而包  
羞忍恥處此危疑之地乎  
伯豐書云其所厚者以其無所私禱寄聲欲繩治之子約  
亦甚稱其所守之固但世路如此所可憂者不但道學而  
已任尉甚不易得然不欲深與之交恐復累渠入僞黨也

季通家爲鄉人陵擾百端幾不可存立因書囑其陰護之  
爲佳

時事大槩此亦聞之但諸人狼狽殊非所望耳子約終是  
好不知已行遣未此事未開口斷置已定多少快活可爲  
致意未及奉慶也

黃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  
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駭機飛語殊可憂  
畏疏遠遁藏然猶不敢不踣躄也

揆路曾相見否其說果何如邸報中見外間事賴諸賢維  
持且爾無大踈失但定省一節都不見人說著此甚可懼  
非小故也彼中親所見聞有何節目因便煩子細報來  
彼中且如來喻亦善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  
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

有補於後也常教整頓學校亦甚不易可與晦伯說渠家有兩世奏議煩晦伯爲借錄得一本見寄爲幸辛卿鬻鹽得便且罷却爲佳

中庸不暇看但所改物之終始處殊未安可更思之近却改得論語中兩三段如葉公子路曾皙之志如知我其天之類頗勝舊本旦夕錄去子約除官可喜今固未有大段擔負且看歲寒如何耳

此間數日來整頓綱目事却甚簡乃知日前覺得繁只是局生要之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真實窮理自然不費心力也趙帥所云前官事不須理會亦是一說未可便以爲非然只此便見合得顯榮通達處如今世路未論邪正只剛強底便是八九分不得便宜了也

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與諸人講論覺得絜矩一章尙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卽是下愚也此番出來更歷鍛煉儘覺有長進處向來未免有疑處今皆不疑矣

中庸三紙已細看但元本不在此記得不予細然大槩看

得恐是或問簡徑而章句反成繁冗如鳶魚下添又集解

逐段下駁諸先生說亦恐大迫不穩便試更思之或只如

舊而添集解或問以載注中之說如何喜今固未育大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

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

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

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

却誤人也



陳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非又生一秦矣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着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困涸轍無力相賙深負愧歎也然於此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卽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辭免文字至今未得遣去蓋封事字數頗多昨日方寫得了更須裝三兩日方得發也所欲言者不論大小淺深皆已說盡明主可爲忠言想不至有行遣但能寢罷召命卽爲幸耳萬一不遂不免一行更不能做得文字只是面奏乞歸也

或更要略說道學

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處

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爲撓耳今年早晚禾皆損州縣官員不足恃賴未知明年復如何此外可深慮者不止一端亦非獨爲一身一家慮

也時論未平不謂閑廢無能之人每煩君大夫盱食之憂如此比讀邸報不勝恐懼今章中所及如泉相者已行遣湖守疏中亦及彭子壽田子真以蠱毒事又下漕司究治其勢駸駸恐未容飽食而安坐也

禮書緣遷徙擾擾又城中人事終日汨沒不得功夫點對所編甚詳想多費心力但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不相干涉此爲大病又所分篇目頗多亦是一病今已拆去大夫以上別爲喪大記一篇其間有未及填寫處可一面令人補足更照別紙條目整頓諸篇務令簡潔而無漏落乃爲佳耳修定之後可旋寄來看過仍一面附入音疏速於歲前了却亦是一事蓋衰老疾病旦暮不可保而罪戾之蹤又未知所稅駕兼亦弄了多時人人知有此書若被此曹切害胡寫兩句取去燒了則前功俱廢終爲千載之

恨矣明州書來亦說前數卷已一面附疏王朝禮初欲自  
整頓今無心力看得已送子約託其定仍令一面附疏  
彼中更有祭禮工夫想亦不多若伯豐寶之能便下手亦  
只須數月可也但儀禮只有士大夫祭法不可更以王侯  
之禮雜於其中須如前來所定門目別作廟制九獻及郊  
社諸篇乃爲盡善記再條具寄之矣幸亦時爲促之并得歲前了  
當爲佳榮霽之說別紙奉報可更詳考便中報及也近日  
眼病全看文字不得但因講論見得此理愈見分明門路  
愈見徑直前日答吉州王峴書中有數句頗甚簡當今謾  
錄去可以示甘吉父也峴乃鄉來子約所館之家因子約  
來通問也子約又入王南強章疏只此數人東湧西沒到  
處出見甚可笑也周樸甚可念一書并信煩因便寄與勿  
令浮湛爲佳趙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

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爲回申而恭父不願也已發去矣此却差強人意也孫之李和卿甚不易因書或相見煩各爲致區區當暑日昏不及拜書也楊子直甚入時宜不知亦只避得可避底枉了做許模樣也

偽學之章首辨張非偽學蓋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而韓以受知張門爲疑故此章着意如此分別非獨欺天亦欺韓也故其後復申炎所陳薦舉之說乃是首尾專爲王地冷眼旁觀手足俱露甚可笑也且看此人終必得志蓋此事中間已似稍緩却緣近日一繳其徒得以藉口復肆沸騰已行遣人勢必從頭再有行遣張乃孟遠之弟本依韓劉今此以官滿欲差遣之故上書外爲直言而中實刪去又以未刪之本示劉而劉以示沈故及於禍此乃以邪攻邪自貽伊戚然遂死於道路亦可傷也又可懼也

今冬上饒括蒼與國學者近十餘人到此新書院已可居  
矣逐日幸有講論足以自警其間亦頗有可說話者所恨  
直卿不在此不得與之琢磨也  
初七日方遣得辭免近四十紙奏劄所欲言者略已盡之  
但猶有記不起者不柰何耳今必已到彼多日不知聖意  
如何若得遂退藏千萬之幸如其不然到彼亦別無話可  
說只是乞歸耳直卿來歲之計果何所定此人回幸見報  
若在後山此間諸生亦有能往者老拙亦時可一到也近  
日朋友來者頗多萬正淳與黃子耕吳伯豐皆在此諸人  
皆見陸子靜來甚有議論此間近亦有與之答問論太極  
書未及寫去大率其論與林明州不相遠也  
儀禮疏義已附得冠義一篇今附去看家鄉邦國四類已  
付明州諸人依此編入其喪祭禮可便依此抄節寫入只

覲禮一篇在此須自理會祭禮亦草編得數紙不知所編如何今并附去可更斟酌如已別有規摹則亦不須用此也可早爲之趣今年秋冬前了却從頭點對并寫得十數本分朋友藏在名山卽此身便是無事人不妨閉門靜坐作粥飯僧過此殘年也

今日吾輩只有此事是着緊處若打不過卽上蔡所謂能言空如鸚鵡者爲不虛矣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文字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但正用此時得之亦不能使人無疑耳目前朋友思索明快未有其比心甚惜之然於事有難言者因與之語要當有以警之救得此人亦非細事若此處打不過了更說甚操存涵養耶輔漢卿萬正淳皆留此兩月而後去其他朋友數人亦將去矣諸人皆爲外間浮論攻擊不敢自安而去其實欲見害者亦何必實有事

迹與之相違但引筆行墨數十行便可使過嶺矣此亦何地可避耶世人見處淺狹例如此令人慨歎又來學者亦未見卓然可恃以屬此道之傳者今更有此間隔益難收拾不謂吾道之否一至此也思慮及此又使人深惜伯豐之不能自立曷嘗見有顏子而爲桓司馬家臣耶子約却是着實但又有一種不通透處激惱人時魚多骨金橘太酸天下事極難得如人意也禮書如何此已了得王朝禮通前幾三十卷矣但欲將冠禮一篇附䟽以爲諸篇之式分與四明永嘉并子約與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幾易了適已報與子約或就令編此一篇或直卿自爲編定此一篇并以見寄當擇其精者用之此本已定卽伯豐寶之輩皆可分委也病軀脚氣未動但目益昏恐更數月遂不復見物以此急欲了此書及未盲間讀得一過粗償平生

心願也得會致虛書云江東漕司行下南康毀語孟板劉  
四哥却云被學官回申不可遂已此其勢決難久存只此  
禮書傳者未廣若被索去燒了便成枉費許多工夫亦不  
可多向人前說着也謝表謾錄去看勿以示人初時更有  
數語後爲元善所刪然亦無甚緊要若謂取禍則只此亦  
足以發其機也

子約頗愛泰兒亦已囑令隨諸生程課督察之矣但婺州

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潘家

所招館客往往皆此類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啓之令

人不無可恨耳近日郡事浸簡歲事亦可望但經界指揮

不下恐復爲浮議所搖前此留葛報書皆謂  
可行獨王不報書疑此間受漳

浦之塵者或與當路厚善必實爲此謀耳若果如此乃漳

人之不幸而老守之幸歲裏即可丐歸矣寄來算法已收



只此一事其說數端信知義理之難窮也  
知與劉潘諸人相聚甚樂恨不在近資講論之益但春秋  
難看尤非病後所宜且讀他經論孟之屬如不食馬肝亦  
未爲不知味也所以答子約者甚佳但恐亦不必如此今  
所慮者獨恐物不格知不至耳知至則自見得義利公私  
之下毫髮不放過也

伯豐絕交之事渠必不能辦只韜藏避謗逡巡引却似亦  
不爲甚難如游誠之但以誤受舉削之故至今不爲改秩  
計已近十年彼其人固多可議而爲學又非伯豐比且其  
親年已高而身亦五十餘歲矣乃能斷置如此則其長處  
亦不可誣也若與之交淺言深但微與說及此意勸之以  
晦迹避謗當無不可也好朋友難得近日數爲人所誤令  
人意緒不佳深恐又失此人故不能不關念耳

大學或問齊家治國章今善好惡改作今反其好中庸章  
句素隱下添隱謂卑陋也在本來之下本無可稱改作本來卑

陋得江西書吳伯豐果以去冬得疾不起見其思索通曉  
氣象開闊朋友中少能及之又子約元德書來皆言其自  
樹立之意尤不可及法門衰敗之秋又適喪如此等人尤  
可痛悼也子約累書來辨中庸首章戒謹恐懼與謹其獨  
不是兩事又須說心有指未發而言者方說得心字未說  
得性字又須說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知覺時方是未發  
之中其說愈多愈見紛拏又爭配義與道是將道義來配  
此氣如何有人讀許多書胸中乃如此黑暗彭子壽初亦  
疑中庸首章近得書却云已釋然矣方知章句之說爲有  
功也張元德說得頗勝子約而其兄元瞻看得尤好若得  
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今旣不如

所望而子約輩湛滯膠固不可救拔每得其書輒爲之數日作惡也

病中看得孟子要略章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異日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摹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季通比已得其到道州書地主頗寬假之計渠亦能自處不知赦後還可得量移否周純夫甚可念欲寄一書問勞之亦復不暇亦恐彼中難得便耳謝表爲衆人改壞了彼猶有語是直令人不得出氣也此輩略不自思自家是何等物類乃敢如此殊可憫笑也書院中只古田林子武及婺州傅君定在此讀書頗有緒傳尤刻苦前此亦多讀書但未有端的用心處近方令其專一漸次讀書

一珍做宋版  
覺得却有立作將來或可望也孫丈書已收書中感稱仁  
卿政事之美恨不得聞其詳也

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卽無可絕之理  
姑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戶所能避也  
晦伯人來得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  
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深以爲疑可更思之固知  
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爲害也痰嗽  
已向安否亦不可不早治也牒試中間辛憲湯倅過此皆  
欲爲問旣而皆自有客不復可開口其僞冒者固不容復  
動念知却劉倅之請甚善宗官衡陽之嫌固亦所當避也  
吾人所處着个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此是不可易  
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

前書所論鬼神之說後來看得如何程書中說此話處數

條東見錄中尤多可類聚看須自見諦當處也遷居擾擾中亦有

一二學者在此雖不得子細討論然大抵未有擔荷得者此甚可慮陳正己來自建昌實亦明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所謂伯恭之學一傳到此甚可懼耳

近有臨江軍張洽秀才來資質甚好可喜可喜書院方蓋屋未得成就度須更兩月方可居耳

此女得歸德門事賢者固爲甚幸但早年失母闕於禮教而貧家資遣不能豐備深用愧恨想太夫人慈念必能闊略然婦禮不可缺者亦更賴直卿早晚詳細與說使不至曠敗乃善輅孫骨相精神長當有立輔亦漸覺長進可好看之

所喻先天之說後來看得如何若如所論卽天人各是一般義理不相統攝矣恐更當子細玩索也近見朋友殊少

長進深可憂慮任伯起到此昨夕方與痛說覺得上面更無去處了未知渠能領略否耳廣西寄得語孟說來細看亦多合改以鑿藥之擾未得專心方略改得數段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子細商量也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浙中旱甚當宁憂勞聞之令人恐懼柰何柰何江西除命緣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只欲與郡上命與此更有少曲折甚可疑怪大抵此者盡出聖命或者以爲不當力辭其說亦是但衰悴如此孤危如此勢豈可出初欲且受而臨期請祠明年四月缺又思不可不先做張本已申省辭免矣得請甚幸不然却用前說以必得爲期

耳子澄得書問直卿動靜南紀在長沙與同官不協求去  
未知如何愛直堂記一本謾往子澄此文勝它篇也近看  
外書有一段伊川答王信伯之問曰勿信某言但信取理  
不知曾見此話否前書所論伊川先生語甚善聖賢之教  
固不一端然專執僻見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謂乎此處  
似更有商量要非面見不能盡也

子澄乃令副端章疏言其以道學自負不曉民事與監司  
不和而不言所爭之曲直又言其修造勞民而已聞之趙  
倉已嘗按之而復中輟必是畏此惡名而陰往臺諫處納  
之耳韜仲事甚可笑今之君子無以大相過者大率如此  
直是使人煩惱也彼中新宰已交印否觀其舉措又似了  
不得然今日若無變通便是管葛之才亦了不得况於常  
人近嘗因書說與兩漕而林漕才到延平便以威勢迫脅

小官使之爲縣是全然不曉會人說話矣可怪可怪楊元禮亦爲漕司不取願狀迫換長汀渠乞來稟議又不許却欲以倉檄來辨其事不知又如何今時做官不論大小直是全然睹是不得子澄冬至書云已遣家歸廬陵只與一姪子在彼俟命則是此消息來得已多時矣若道一例如是他人又却無是只是吾黨便有許多築碯亦可笑豈亦大家行着一个不好底運氣耶抑亦老子命薄帶累諸朋友也

被旨一行不免一出但上恩如此不得不竭其愚聖德寬洪必不深罪言者然亦不能不以爲慮若便得罷逐還家乃爲厚幸

所喻學業大槩甚善此間之約諸人不見說着次第不成頭緒但季通韜仲說欲相約來後山若得在彼亦易相見



衰老之幸也

輅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今畫一本與之可背起與看勿令揉壞却也此是陸探微畫東坡集中有贊願他似此獅子奮迅哮吼令百獸腦裂也

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後生乃能如此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開大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渾殺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

日暮塗遠心力疲耗不復更堪討論矣日者多言今年運氣不好不知得見此書之成否萬一不遂千萬與諸同志更相勉勵究此大業也

此間朋友間有一个半个然不甚濟事但不易其敢來亦可憐耳彼中朋友真肯用力者名姓謂何因書報及仍略

品目之慰此窮寂之望也學古魯叔相繼逝者可傷吳伯豐尤可惜朋友間似渠曉得人說話者極少始者猶疑其守之未固後來得子約張元德劉季章書又知其所立如此不幸蚤死亦是吾道之衰念之未嘗不慘然也季章書語錄去切勿示人足令同時輩流負愧入地也

吳元士曾相識否昨看王伯照雜說中間有一段理會不得或云渠嘗學於王公恐能知其說試爲宛轉託人扣之却見報也

齋中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爲世排斥其勢愈甚而後生鄉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此老拙以此衰病之極而不敢少懈但精力不逮日月無多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深愧懼耳前日鄭齊卿去彼如此聞後來亦有一二如此者初甚慮之近亦漸漸開明甚悔當昨不且

留之也

所說論致仕文字其大槩止爲一二人如減年乃指沈正卿而言初亦疑此語迂回無下落以宗師之語推之意其爲沈而近得元善書乃云果爾則此自無可疑而城中諸人苦相沮抑不令剡奏爲可罪也然此文字三月半間已得之後來節次有便而游宰以爲渠有專人又便有回信不若令帶去爲便遂以付之渠乃遷延至此不知今文字在何處留滯若今尙未到則便遭論列亦是本分怪他不得矣然此如破甑若不打破做兩片亦須打破兩截不復能顧慮也詔旨正爲戒勅僞黨不得自比元祐想已見之器數命題却已寢罷然此等事亦有士人合理會者前日之弊乃爲汎濫細碎徒擾擾而無益今遽罷之又不知其弊之所自來大抵此輩用心豈復更有是處自不須論也

林正卿歸自湖外少留兩夕亦頗長進但恐將來流成釋老耳其弟學履安卿中間到此近寄得疑問來亦看得好甚不易一書報之可分付入試朋友俟其到城日付之也題壁揭榜者正不足怪但不易諸生能自安於是賢於子合矣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大夫之簣以爲不欲拂季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磨尙庶幾其有改不謂止是舊來見識也

想聞子約之亡重爲吾道傷歎也近事似稍寧息而求進者納忠不已復有蘇轍任伯雨之奏想已見之大率是徐葉耳然似此紛紛何時是了兩日無事閑讀長編崇觀以來率是如此甚可懼也

子約之亡傷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間豈復有此人尤足爲痛哭也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魏

才仲自桂林寫來前日李彥中歸道長沙見子蒙及趙漕說得分明矣今年不知是何厄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覺衰憊非昔時比藏府不秘卽滑脚弱殊甚杖而後能行恐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對面一寺中蓋先買得一小地在其前只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尙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

向留丞相來討詩傳今年印得寄之近得書來云日讀數板秋來方畢甚稱其間好處枚舉甚詳不易渠信得及肯如此子細讀如趙子直却未必肯如此渠前此見中庸說極稱序中危微精一之論以爲至到亦是曾入思量以此見其資質之表惜乎前此無以此理警效於其側者而今日聞之之晚也所論曾哲事甚佳但云道體虛靜而無累

恐鈍滯了道體耳吳元士說六十律爲京房之謬亦是但前此所扣乃是只以十二律旋相爲宮而生六十調非爲六十律也

二孫隨衆讀書供課早晚教誨之爲幸鄭齊卿亦要去相從渠此幾日却稍得然以病倦不能聽其講解念其志趣堅苦亦不易得可因其資而善道之度却不枉費人心力也致仕文字爲衆楚所咻費了無限口頰今方得州府判押但求保官更無人肯作只有伯崇一員或者以爲俞山甫必肯近以書扣之乃漠然不應今不免專人去問田子真想不至有他詞也

禮書便可下手抄寫此中却得用之相助亦頗有益南康李敬子與一胡君同來見在書院敬子甚卓立然未細密胡君堅苦讀喪禮甚子細亦不易得永嘉林補字退思者

亦暫來其人甚敏然都不曾讀聖賢書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也彼中學者今年有幾人可更精切自做功夫勤於接引爲佳

收近問知齋館既開幕從者衆尤以爲喜規繩既定更且耐煩勉力使後生輩稍知以讀書脩己爲務少變前日淺陋儂浮之習非細事也

益公每得一書必問昆仲動靜且云嘗附書不知已達否此便回能以數字報之亦佳仁卿不殊此也  
致仕文字州府只爲申省不肯保奏此亦但得粗伸己志不暇求十全矣旦夕當附人去成敗得失一切任之不能以爲念也通老來未志仁能與俱否病倦不暇作書煩爲致意春暖一過此爲幸公度必已至亦未及書謙之數字可付之此間朋友不多亦未見大有進者然早晚略得舉

揚一番亦不爲無補也試後江浙間必更有故舊來恨直  
卿不在此不得與之商量耳此理要處無多說話不知如  
何人自不曉以此追念伯豐愈深傷惜如子約輩亦不謂  
其所只到此處便死却也李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  
今附去試看如可用可令人抄下一本別發此冊回來爲  
佳二孫切煩嚴教督之聞外邊搜羅鼎沸如今便得解亦  
不敢赴省况於其他只可着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  
平時所望於兒孫者不過如此初不曾說要入太學取科  
第也致仕文字近方發得去度今尙未到聞已有臺章指  
目矣此却是城中諸賢牽挽之力他人不足責曹晉叔老  
大隱約號爲有思慮者前日聞有此章尙以不及見止爲  
恨不知此是何等見識處事不問義理只顧利害已爲卑  
鄙况今利害又已曉然猶作是論真是不可曉也彭子壽



行遣想已聞之此事是放了徐子宜又要个人填窠子圖  
得舊話加色一番光鮮不知如此有何了期也渠前日有  
一書今附去似亦是去年秋間附來近方到不知有何語  
也書社甚盛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亦非細事可且勉力  
講論令其反己着實用功爲佳然此外亦須防俗眼讒口  
橫生浮議也禮書附疏須節略爲佳但勿大略

話疑當作畫

也彭子壽劉德脩二事想已聞之楊惲之說何言歟吁可畏  
也借得黃先之數冊陸農師說初意全是穿鑿細看亦有以  
訂鄭注之失者信開卷之有益俟用之行附去看也  
所喻惺惺之說甚善但見說講授亦稍勞似當節省并合  
令其簡約庶可久也

二孫在彼如何書社諸事既有條理想自不容其違犯更

望痛加鞭策少寬暮年却顧之憂千萬千萬小四郎與劉五哥莫須常來咨問否雖不在齋中宿食亦望有以遙制之也

致仕文字雖已得之但諸賢切齒怒目之意殊不能平不知更欲如何搏噬姑亦任之耳

用之去時所附書想已達所帶去文字想皆見之今則此等功夫全做不得矣精舍相聚不甚成條理蓋緣來有先後人有少長鄉有南北才有利鈍看文字者不看大意正脉而却泥着零碎錯亂纏繞病中每與之酬酢輒添了三四分病以此每念吳伯豐未嘗不愴然也履之兄弟却差勝若更加功或恐可望耳伯崇已赴官番陽留其季子在李敬子處姿質亦淳謹但未有奮迅拔出之意耳

人家禍患重復如此可畏此又豈章子厚之所能爲耶

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切要處諸朋友行持亦頗見功效否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補王子合前日過此觀其俯仰亦可憐也普之却能如此甚不易得禮書病起亦怕看却只看得少閑文字元來世間文字被人錯注解者只前人做下才隔一手便看得別而况此道之廣大精微也耶諸生相從者亦頗能有志否近報時學小變舉子輩往往相賀然此豈足爲重輕耶

致仕且是己分一事粗了然外面攻擊之意殊未已不知更待如何可付一笑但前日得劉季章書云孫從之得郡非其自請乃復被繳適病牙癰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黨同一氣運不得不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季章又云彭子壽

相見亦甚衰悴題目不小想見憂懼然亦正自不必如此也所說大規摹細功夫者甚善諸朋友中必有向進者恨未得從容其間耳

精舍諸友講論頗有緒通老果如所論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助非細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適以病倦又以諸幼疾患爲撓不得甚與之款曲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鞏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怪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二孫久煩教誨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漸次貼律做得依本分舉業秀才不至大段狼狽猖獗足矣

伯謨自去秋病不能食中間一再到此甚悴前月晦日竟不能起以其胸懷趨操不謂乃止於此深可傷悼而母老家貧未有可以爲後日之計又深可慮想聞之亦爲一愴然也

伯崇之子見留精舍隨敬子作舉業亦淳謹朴實可喜也仙遊不成舉措然與今之受不係僞學舉狀者分數亦不多爭前日得致道書云鄭明州臨行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於章中刊去此說然後敢受鄭亦從之此亦差強人意而在鄭尤不易聞楊敬伸乃大不以爲然不知今竟作如何出場也

外間汹汹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寃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此諸人擗剝已盡或須作語頭來相料理老朽

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伯謨不幸前書報去未去時亦  
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  
亦足遠過今日詩流也  
通老到彼住得幾日講論莫須更有進否已勸渠莫便以  
所得者爲是且更鄉前更進一步不知後來意思如何也  
渠說冬間更欲來訪但恐迫於赴官不能款曲耳  
諸生仍舊相聚否此間朋友只南康節次有人來甚不易  
得肯向此來如廬陵處卽全未有轉動意思也知彼中誨  
誘稍有次第甚慰所望諸人誰是最精進者因來喻及爲

佳

齋中朋友終年相聚當有極精進者此間諸人來去不常  
然氣習偏蔽各任己私亦難盡責一人不是大率江鄉人  
太的確而失之固執此間人太平易而流於苟簡此古人

所以有矯性齊美之戒也。今敬子已歸臨行，又與安卿不足，只恐向後精舍規繩，又曠闊耳。安卿將來却須移出舊齋，自不與精舍諸人相干也。禮書須直卿與二劉到此，并手料理。方有汗青之日，老拙衰病日甚於前，目前外事悉已棄置。只此事未了，爲念向使只如余正父所爲，則已絕筆久矣。不知至後果便能踐言否？予日望之也。

病日益衰，甚望賢者之來了。却禮書前書所說，且從閩宰借人先送定本及諸書來，如可用之，歲前能上否？渠送得冠禮來，因得再看一過。其間有合脩處，尙多已略改定。

書入名器篇者却移不得及重編得冠義一篇，頗穩當。然病衰精力少

又曰：短窮日之力，只看得三五段如此。若非僂促功夫，未來了絕也。以此急欲直卿與用之上來，庶可并以此外無

他說也。

鉅鈞到彼煩直卿鈐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請謁知舊有  
合去處亦須令隨行不可令自去早晚在齋隨衆讀書供  
課之外更煩時與提撕痛加鑄戒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  
甚

子澄遂以憂歸聞之驚駭渠素體羸能堪此苦否今有一  
縑煩爲貨之置少酒果食物往致奠禮鄙文一通并煩令  
人讀之也直卿向留東陽之久做得何功夫詩及論語看  
到甚處因便喻及  
所示論語疑義足見別後進學之勤甚慰所懷已各奉報  
矣  
喻及讀書次第意思甚善甚善且更勉力以俟後會但未  
知幾時能復來此間少人講論殊憤憤也  
見謀於屋後園中作精舍規摹甚廣他時歸來便可請直



卿挂牌秉拂也作此之後并爲直卿作小屋亦不難矣  
道間看得格物意思稍覺通透日前元未曾說着緊要處  
也講學不可不熟如此可懼可懼

目疾不觀書緣此看得道理亦漸省約不成不讀書後便  
都無道理也所論氣稟之病固然然亦大段着力乃能去  
之近日爲朋友說滕文公首章有些意思他日相見面論  
之也

膚仲寄此來云陳是陸學王是呂學以今觀之王是矮子  
渠乃疑爲直卿之文不知前日所試果如何

歲晚矣何時定可來前日因書亦以直卿昆仲告鄭帥此  
公厚德能一見之否來時恐亦須人便中報及當爲作諸  
公書去也書會此中無有已囑子約但殊未可必旦夕更  
囑祝汝玉若得在衢尤便也此中已爲圖得一小屋基但

未有錢物造得耳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聞有奏事之命前月廿五日方被省劄見已寫書只一兩日須可遣人得請固幸萬一不得卽不免再入文字而往前路衢信以來聽命又看如何似聞上意頗相念而士大夫亦多有以爲言者此亦似一幾會但覺得事有難得盡如人意者脚甚澁懶向前道之興廢只此一念間亦可卜得八九分不必勞著龜也  
所遣去辭免人病久未還昨日便中方被告劄但又忽有召命云是謝坡所薦旦夕申省辭免萬一未允卽欲再辭而以封事并進前日者太草草已別草定甚詳到彼亦不

過是許多說話况口說未必得如此之詳又免再出頭面

一番若其可取徐出未晚不然則魏主奚少於一夫耶省狀

藁錄云只呈二試為思之并與仁卿景思商量度亦無以

易此也

聞欲遷居此來甚慰不知定在何日也但授徒之計復何

如此中甚欲直卿來相聚然恐此一事未便不知曾入計

度否耶

覺得歲月晚病痛深恐不了此一事夢寐為之不寧也近

又得正父書目亦有好處其長處是詞語嚴簡近古其短

處是粗率不精緻無分別也

辭免人度今已到不知所請如何頭勢如此又非前日之

比只得力辭鄙意更欲乘此一有所言亦為餵鷹飼虎之

計又度得無益於事亦未必中於語默之宜且更籌之若

其不可但只力辭亦無害於義也若已得請便不須說只恐未允故有此念蓋猶是從官不應默默也

泰兒挈其婦歸粗慰老懷衰遲至此無復他念但更得數年整頓了却諸書此兒粗知向學它時稍堪直卿諸人提挈足矣

此間番陽近有一二朋友來頗佳恨直卿不在此無人與商量文字耳

湖南初且以私計不便未可往今緣經界住罷遂不可往矣已草自劾之章旦夕遣人若且得祠祿亦已幸矣生計逼迫非常但義命如此只得堅忍耳聞欲相訪千萬速來所欲言者非一知彼中學徒甚感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

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  
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  
都曉不得也

此風永  
嘉爲甚

書來知甚長進可喜近得漳州陳淳書亦甚進也今老病  
無它念只得朋友多見得此道理卽異時必須有立得住  
者萬一其庶幾耳

聞今歲便欲不應科舉何其勇也然親闈責望此事恐未  
得自專更入思慮如何通老過此留三日已過去矣誠實  
可敬但業未甚修耳亦非細事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一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整校

聖賢決主宋文公勸業卷第一

臣竊聞業未甚勤耳亦非臨事

勤自事更久思慮以剛直遠置此醫三日已盡矣矣雖貴

關合意野俗不厭持舉因其美出然既聞責重出事恐未

嘗萬一其熟幾具不使未用性今誠恐其性不剛直

無才念只壽限更長醫也豈聖聖異故汝既而立壽出

書來映甚甚數可喜出昇車俄刺朝書衣甚美出今法

海潮不壽出煥燦燦中藥使君成學更久其福願公知

育醫大氣令人愛吳徽善妻并並親翁主難轉沐其寶

文選公服然意自地氣窮不恩日人只難自給少與恩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二

答蔡季通

所喻已悉但區區方持此戒不欲輒破之故不敢承命亦爲賢者慮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斬絕毋以此等爲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爲月攘之計以俟來年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曾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爲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某實懼焉三復來書竊意方當落筆之時天下之義理皆小而此事獨大也不然何其與平日講論之言殊不相似也以左右之高明區區常竊愛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蘊幸熟察而深思之則不惟某之幸實朋友之幸吾道之幸也昨日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

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爲之掩卷太息以爲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今日晨臥未起得昨日戌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戚戚焉姑遣來人草草奉報蓋所欲言猶有未及究者千萬察之公濟所舉似皆古人語蓋是其入處耳王通贊必是康節所爲向以爲明道之文悞矣若明道須別有判斷不止如此也林氏見思之說昔所未見它日攜來恐更有合入別錄者耳師說才字似作方字爲是此類尙多今亦未暇細考耳樂說甚分明前日因希聖書嘗附幅紙奉扣通典子聲之說不知如何不能布筭無以見五聲損益與此廿四律同異如何也陳圖亦未曉來喻須面論乃究耳薛說固未知其如何然觀古人布陳箕張翼舒等說不一似亦與今人不相遠但其分合出入奇正相生之變自在主將一時心術之妙計



亦非圖書所能傳耳綱目竟無心力整頓得恐爲棄井矣  
韜仲相聚想互有滋益近日章句集註四書却看得一過  
其間多所是正深懼向來日用之疏略也

別後兩日稍得觀書多所欲論者幸會期不遠此只八九  
間下寒泉十一二間定望臨顧也

易欲如此寫一本彼有後生曉文理者令寫過只六十四  
卦亦得覺得如此儘好看此亦綱目中生出也  
律管分數甚荷見示自疑不能皆全分也前日所看圖子  
如可傳頌錄一通見寄雖無心力亦欲略知大槩也祭儀  
深衣納去錄畢却示及也

大學改處他日面呈權量所未學豈敢輕議但以羃寸計  
之范說恐非是耳更告熟考之也

律說幸早爲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面莫扣

爲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卽賓客滿坐說話不成不如只夾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歷法恐亦只可略論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卽須仰觀俯察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

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而已亦緣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宅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遠往來耳律書緩寫不妨歷法莫亦可草定一梗槩否若用先天分數不知日月五星之屬遲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此二書成亦不爲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欲後月末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否恐不能動卽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殊勝宅處惹客生事也

程集近復借得蜀本初恐有所是正然看一兩處乃是長沙初刊時印本流傳誤人如此可恨今謾納去試爲勘一

過有不同處只以紙蘸糊帖出或恐有可取也蓋陳明仲云亦嘗校定耳一來誅蔡節曰節點文意亦恐屬自草冊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爲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

伯諫相見懸知必論此事但向來攻之未嘗不屈喻之未嘗不稱善而終爲陷溺不能自解免恐所謂亦甚然之者亦未可保近覺與此一等朋友說話殊敗人意思不如緘口內脩之爲愈也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說話也金聲

玉振之說皆未盡

孟子解看得兩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不知彼有後生醇謹曉文理快筆扎者否俟某復來此倩得一兩人來草寫出一本大家商量爲佳倉司程書已了有一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

綱目有疑無問大小告便筆之但未知何日可會議耳律尺之喻不謂蜀公差誤乃爾成書幸早見示程丈三器圖中引宋景文說不知見於何書說李照黃鍾乃南呂倍聲卽是倍平之法前輩已用之不知與今所論者有相犯處否也五代會要納去看畢并前所攜去文字示及爲幸昨日已到芹溪今日略走寒泉晚卽還此治淵源言行錄等書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伯諫之意亦然綱目草冊併告帶來有餘力便欲下手刊修也

歐公疑周禮說荷錄示荆公必嘗親見其說但今集中無所見只有策問一二條亦略見不能無疑之意耳新史是紹聖所作荆公既有此語史官自是不敢不書也華詞固無益然專貴吏材而不及行義乃當時之深蔽也時論又大變旦夕必見及其兆已見矣星經參同甚願早見之只恐竄謫不得共講評耳

參同契尙多誤字可早作考異示及納甲之說屯蒙皆用上下卦初爻何耶穎傳云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吐養萬物又云吾子孫當吐而生恐兔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養云云未知所出耳昨看周禮磬氏疏中引案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不知所謂樂者是何書亦告批喻

石磬聞平江不難得欲託人作小者數枚但不能得合新

律幸為思之合用幾枚其長短厚薄之度如何幸悉批喻也

丹經甚煩讐正然亦尚有一二處可疑當俟面請罄說更無可疑幸少黜先入之言而以公共之心度之則知鄙意之不繆如周髀經雖區區所未讀然試以前書所論勾股兩弦之說考之恐賢者未免錯解古經也使還奉報草草已與諸友約開正同登西山矣

猿鶴事更煩一哥兄弟子細為檢

所云雜書不知是何書

又韓詩挈提陬維其義云何上文角根既是辰卯則此當為寅位孟陬東之維不知是否

又恐是總言四維也

兔者吐生光昨日閑思此語忽記毛穎傳有吐養萬物有功之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二書各用之耳或知其說幸以見教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亦望并及之

也諸說荷垂示但本草亦止說吐生而不言其得名之自此也相屬之說若以廿八宿之象言之則唯龍與牛爲合而它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鷄爲鳥屬而反居酉則又舛之甚者今亦未敢論此只欲見得本來出處更望詳考見報也  
通典中說十二律子聲莫便是清聲否若如所言卽是廿四律不用六十律矣  
莆田徐君來說曆如此理會不得今以納呈渠旦夕須自去求見但某自曉不得却爲老兄所累被人上門反倒旦夕不免逐旋請教要略理會得一大槩規模免被人如此熱謾也

平江磬材聞不難致此見有的便告考定格式剪紙作樣

一兩日間示及當往屬相識求之但觸其弦之說須依公指定乃佳不可徇偏說也

磬式謹領但求觸弦是兩節事必如來喻則既以兩矩齊等求弦而又以矩之博益一矩之長而觸其弦亦無害於所謂來歷者必若勾短而股長則其一矩爲股者今雖未長而終必長其曰股者蓋卽今之短而以其終之長命之也又如兩端相望然後爲弦則來喻固兩端相望而某說亦未嘗不兩端相望也但季通欲裁股博之下以觸弦而某則裁其上爲小異耳然亦未嘗不合也但如某說則簡而通如來喻則煩而窒多所遷就而後合耳

樂書已就否因便奉寄示近讀長編說魏漢津劉炳作大晟樂云依太史公黃鐘八寸七分之管作正聲之律依班固黃鐘九寸之管作中聲之律正聲於十二月初氣奏之



中聲卽於中聲奏之故有廿四氣鐘之說初看甚駭其說細看乃知是讀著錯字史記又破句讀了試檢律書一觀可發一笑也一代制作乃如此令人惋歎可早就此書亦不是小事也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它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卽納去然亦政自非急務也

極星出地之度趙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臺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說尤可疑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雅鄭二書皆欲得之律管并望攜至不知何時得來

郭公易書全無倫理若兵書曆書亦只如此卽無可觀但

恐偏有所長耳子直亦是闇中摸索不知如何見得好處也史記律數源遠七分爲寸之說亦深疑之但自算不得不敢堅決去取今承來喻推析洞然無復疑論矣古人文字精密如此而後人讀之鹵莽如此甚可歎也然不能布算其精細尙未盡曉更容子細別奉扣也啓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會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也林侍郎所論太極不知是對何人言之來喻似有闕文讀者皆莫曉也所喻著數少參多兩之說甚善然所積之數則少陰反多於少陽者八不知此意又是如何更須契勘恐不堪駁雜也此近得林潭州易說甚可笑書多重滯不可寄去無事可一來觀之也

律書本子却幸寄示樂書如何若能入山可一并帶草本

及俗樂文字來得以面究其說幸甚律管樂書已領更容  
細看續奉扣也方分竟如何若果如此卽空徑三分之說  
遂不可用矣以琴爲準果可定否恐絲聲緩急亦隨律高  
下則不容其自相和耳前日因書亦略扣湯簿尙未得報  
只恐渠亦未必理會到此耳律呂書舊本莫只在否便中  
亦望示及開通錢小大自不等不知用何者爲正耶  
廟議亦不盡記若士大夫以下自有定制但今廟不成廟  
卽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爲僭也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亦脗合然  
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看四  
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爲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亦幸  
語及也

儀象法要一冊納上但歸來方得細看其運轉之機全在

河車而河車須入乃轉恐未盡古法試者之如何也

者疑當作

看

監糶之擾誠如所喻今日事無不如此求學道愛人之君子殆未之見斯人之不幸可勝嘆哉

某自寺溪入長澗由楊村以出所過不堪舉目有小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唸若知赤子元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區區於此深有所不能自己者然出位犯分之愧蓋不勝言矣

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皆爲集註其餘議論別爲或問一篇諸家說已見精義者皆刪去但中庸更作集略一篇以其集解太繁故耳  
初欲專人今但付三八節中多事更不別奉問也來歲之計如何若作書社亦宜早有定論小僧素蒙印可當遣前

受業耳淵源錄未成文字劉子澄又錄得數事來云汪書處似此文字甚多俟寄去足成乃可傳毋枉費筆札也大學本敬付來人看畢早寄及論語方有六篇亦未成次第未可寄也

叔京前夕方行嘗勸渠日用加持敬之功渠云能存其心是之謂敬而某以爲惟敬所以能存其心論此兩日竟未能合觀其主意又似老兄所論克己之目一般以此見議論易差若不實下日用功夫動加防檢殆無以驗其是非也諸友相聚作何功夫一日之間須着一兩時辰作科舉外功夫爲佳

邑中水禍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宅兩日後方聞之耳所喻截米適有便已爲言之未知復如何但恐藉此以賑被災之民則不當奪之府中亦有米來可就撥也語錄

已領餘未暇尋且此數編玩而繹之自有餘味貪多務得恐却非所宜也龜山所論諸疑皆中其病大槩亦只是此一格次第當時見得都不曾透徹耳然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如明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也道義固一事然體用之殊亦不可不辨但云義卽是道恐未可也又性固無不善其所以有不善有過有不及却從氣稟中來只如所論亦未子細造次顛沛必於是乃知仁而用力焉之事若知之未明則所謂是者恐亦未端的此亦須更察之日用之間卓然實見仁體可也觀過當以觀字爲重蓋觀處用力則天理人欲賓主分明而仁體在我者益昭著矣若但知之而已則恐未必端的實見也聖賢指人求仁之方多是於下學處指示蓋用力於此而自得之則安然便

爲已得非若今人懸揣暗料窺見彷彿便以爲得也愚見如此重蒙下問不敢隱其固陋敢率易言之以求反復如其未當更得痛爲鐫磨復以下喻誠孤陋莫大之幸不爾則自此不復敢致其愚矣聞又從平甫借語錄此殊非所宜汲汲况溫陵已下手刊刻不數月當成昨日已寄得十餘板樣來矣冊不甚大便於齋挈真學者之幸也俟其寄來首當奉去然文字之外要當有用心處乃爲究竟耳觀過終無定論如所喻亦未安愚意却欲只用古說和靖推說伊川之意甚分明蓋諸說皆有病惟是此說獨不費力但義差緩耳聖人之言自有如此處更以上文苟至於仁矣無惡也及表記仁者之過易辭也者反復證之則其理亦甚精晦叔所說比欽夫差直截但終是迫切不類聖人語意耳

伯諫相見所談何事其精進固可尚而賢者之自咎亦不

為過前此相聚兩日固疑近日多事心志不一浮躁之習

又復發見此亦不可不速掃除也太極說近看儘有未精

密處已略刊正其大者如乾男坤女當為氣化之人物不知

曾有人如此說否其下化生萬物乃為形化者耳又主義是指正

與義而言蓋此是不易之定理大學所謂至善是也

子直欲且留此為踰月之計俟某後來今欲煩藏用月初

下來就此寫却一兩卷孟子更得一朋友同來尤佳不煩

俟某下只開月便可來諸事知己子細此子直薪米之屬

亦已一一措置矣此兩日亦只因孟子理會得一兩條義

理頗分明如盡心之說舊來不曾下語覺得諸說無綱領

如知言所發明又別是人意思試檢會一觀即見也六君子盡

孔子者也所以求盡其心也試更求之便見喻為幸東山



一章全類詩之比興蓋言聖人之道人當字恐大而無窮進

之當有漸耳熟味之可見可欲之善誠如所喻但行法俟

命一章前日草草言之不能無失更爲參酌見告幸幸文

中子論聖人憂疑處又作一論題不知合如何立語只云

聖人憂疑如何不知可否若可作即令諸生試爲之也伯

崇之僕說到官之初儘爲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

躬親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

廣之到彼有何議論叔京文字曾論著其得失否此人回

可示及也觀過說依舊未安蓋此二字與中庸致曲文一

同致曲者非致夫曲乃因曲而加功觀過者非觀夫過乃

因過而觀理耳前日之說尋當改定却得寄去

史記武夷集內上但史記舊點多悞不可憑耳大學想不

輟看誠意兩段竟尋舊藁不見別補去如此可令兒輩剪

去舊字別寫此入其間明道說人須自知知自慊之道止  
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地之心恐或舊本不載今可檢寫  
入因補此兩段覺得舊說儘有合整頓處又是一番功夫  
耳孟說更煩爲契勘辭意或小未安一字不遺乃所幸願  
自覺語意蹇拙終不快利也

答擇之書并觀過說納去幸爲訂之始終條理居敬行簡  
之說則得之矣昨答書中亦有始終一段今不復錄去也  
但所論小人共事之說則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揀  
世無必待學至聖人然後有爲之理又不可強其力之所  
不足挾私任智而僥倖於有成竊意惟循常守正爲可以  
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易  
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煩考之經傳令兒輩抄出宅  
日共詳之爲佳得叔京書所論如此內去一觀或能爲反

復之尤幸

通書西銘各一本上內又一角致兼善處數日爲渠思講究不精之弊恐是未能勇革世俗之學有以陷溺其心而然不及別書幸爲致此意也不得於言如某之說則見其強勇迫切氣象正如釋氏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意如季通所論則於不動心處取義殊緩兼文理亦自不通須作不字乃說得行耳

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然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矣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禮亦可驗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而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

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爲義而不能相通耳洗  
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  
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  
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  
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  
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定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  
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  
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  
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盡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  
可以書言也

善觀其意也  
不講其言  
其  
其

綱目凡例脩立略定極有條理意義矣俟到此更商榷之  
但脩書功緒尙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  
成矣

九章之目與周禮註不同盈腴恐是羸不足勾股恐是旁  
要幸更考之見喻也小學冊子向時攜去今告早附來添  
註此數項便可上納付匠家也子澄寄得鄂州本來今往  
一本并唐鑑如喻遣上編懸文字亦幸早示及前日因看  
孟子說覺得金聲玉振一義舊說未安卽已改定其說於  
樂之節頗有發明未暇寫去也大抵八音金石爲衆音之  
綱領絲竹匏土包括於中而革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  
律故居最後而但爲衆樂之節不知古人已作如此看否  
耶又前日說宮懸用十二律一懸用七律判懸以下無罇  
鍾特磬之說不知與古法合否幸并考之也

示喻創艾之意甚善但密切常存戒懼之意不必如此發  
作却未得歇滅舊病依然只在也詩傳不會脩近看論語  
却儘有合改處候脩畢試整頓詩說看如何但精力短甚

畏開卷也

前書所云甚恨忠告之晚常時鄙笑莊周爲惡無近刑之說自今觀之亦自不易也月未專望枉顧餘得面言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存心處事上痛自省察矯革也某求去未獲然賤迹終不能安度更不報卽以罪譴逐矣此間詞訴近日却絕少漸可讀書但直卿旣歸復之又病數日羸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筆此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爲千載之恨也

季通可早來或未歸得共究此業或已束裝亦得道間相伴遊山玩水也希聖要來甚善有朋友性靜向學能思索檢討者攜一二人來尤佳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人也樂說已領尙未有深解處須面扣乃悉耳雅樂說後便幸示及聞有安定鹿鳴譜亦望錄寄偶得新都八陳石刻本

納呈看畢却告附還其說與薛士龍者同異如何并告喻及需通鑑方此修改未定舊本太略不成文字也近覺讀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爲有功幸試爲之當覺其効也

古樂之說尤荷意勤及今見之殊勝蜀公之方響也但諸說中頗有未甚解處及新書內論古錢處前後頗有相牴牾者又不見今是以聲定律爲與此尺合之意耳此皆俟相見面論今日寒甚寫字不成也啓蒙之名本以爲謙而反近於不遜不知別有何字可改幸更爲思費隱之說若有所見須子細寫出逐句逐字商量如何見得上下察是隱處須著力說教分明方見歸著若只如此含糊約度說得不濟事不惟人曉不得自家亦曉不得也且若果如此子細當時便合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明至隱之義不

應却引鳶飛魚躍至顯之事而爲言却說翻了也請更思之前日已嘗疑此後來子細反復逐一寫出比較見得說不行此無可疑也只管如此疑無了時只費頃刻功夫寫出了到寫不行處便釋然矣

昨日見報有因奏對極言太極之罪者累數百言大率皆攻鄙說其說甚猷可笑不知何人所發也竊恐流布諸書亦不甚便更思之如何

二變之說甚荷見教比因修禮編得鍾律一篇頗簡約可觀大抵盡用本原之書旦夕當奉呈也糴米事適間趙簿來問不知爲請此錢分付晦伯兄弟如何幸度其可否速見喻當以囑趙及元善作書也但吾輩時運不好不可自犯脚手然又不可不爲鄉里計也

平江人欲遣行磬式幸裁定示及黃鍾一均六律各隨大



小畫樣以所定古尺爲準各餘半寸以上以備磨錯乃佳  
仍告早示下也前日所說磨崖刻河洛先天諸圖適見甘  
君說閣阜山中新營精舍處有石如削似可鐫刻亦告以  
一本付之先天須刻卦印印之乃佳但篆隸碑子字畫皆  
不滿人意未有可寫之人爲撓耳令伯謨篆如何  
三圖須作篆乃有古意便當遣人送伯謨處也但磬式股  
鼓俱大似是誤筆今別考禮注畫黃鍾一枚去幸細考之  
若合如此卽別爲作六枚併此付來也其厚亦有等差耶  
或但長短不同而博厚如一也并告依此界一側面使有  
定論老兄平時於此極精密不知何故今此殊草草也龜  
兆之說未曉所謂不知當近界弦處耶當遠之也又不知  
界弦是龜中直紋耶是四外邊界也幸更批喻  
磬式已定但恐石璞不必太大四邊只各留半寸許可也

博厚之制前書誤謂諸律一等後來細讀始知其繆耳參  
同寫得一本稍分明俟皆了納去更煩一看便可刊刻矣  
藍家牆界未得消息築者停手以待幸早寄信去得遣一  
親信人來乃佳不然卽且依界築矣切望留念省劄至今  
不到昨夕忽夢得餘干想今日必到也鈞孫在鋪下切煩  
三哥誨督之不可待以朋友之禮也切祝切祝南遊去住  
當已有決計矣

公濟山頭日用功夫之問見季通未有端的應答彼說雖  
偏然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鹵莽幾何其不爲不如  
稊稗之五穀耶兩日欲奉扣因循不暇亦苦疲憊無好意  
思遂不能及今請試加省察果以何地爲進德之基也歸  
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  
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某衰晚強顏力不勝事今又有經界之役此實一郡利病所繫不淺義不當辭已上奏懇請今更欲得晦伯一來相助不知渠肯來否已有書與之更告爲勉其行并爲遊說老丈得不挽留之千萬之幸也向所懇者曾爲留意否今偶遣人送劉壻歸有一二十人昨承老兄有意見訪莫若就此同晦伯同途尤便過此則州郡遣人又費力矣春秋之說當俟面請或未成行千萬便錄大槩見示爲幸

所喻希真事已語劉戎矣偶欲出縣匆匆奉報別有一二事令埜專人奉扣幸垂喻中庸闕板并望早示及聞前日談天甚快恨不參聽其旁耳

三日來發熱昏冒不識何證藥物雜進殊未見效良以爲撓所喻朝聞夕死之意不勝歎服然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費隱之說非不欲剖析言之但

終覺費力強說不行不免且仍舊耳二書脩改處想已了  
幸早寄及

項平父劉公度同日遭章必是理會道學公事項罷新  
任劉補外也

聞到黃蘗想遍遊一帶名山多得勝槩然遂欲盡發天地  
之藏則癰痔果蘆之不能無憾於見傷因便寓此敬問還  
期

諸書已領劄子又略脩改說得稍平人亦多說恐有此嫌  
鄙意獨謂此乃實情無可疑者事定乃知其不誤也

某杜門如昨無足言請祠人未歸若得如此占幸甚但恐  
消詳未盡耳三聖必不我欺也聞林又請對乞與論者廷  
辨且攻橫渠甚急上皆不領慚沮而退未知竟如何

某所遣請祠人竟未歸不審何說利往之亨竊恐未可必

也又爲部中送磨勘告來今日又不免遣人辭之此又是別一頭項費分疎然亦無甚利害也別紙所示詞雖迂緩而意實詆忤却恐未便所與元善書則今早所遣人方行須後便方得附去某書中只如初議萬一不及救止則此亦無甚利害與某事體自不同不必過疑也儀象法要昨因子莊過此再看向來不相接處今已得之元來文字只要熟看本義已略具備覺取象之說不明不甚快人意耳今文之誤先儒舊說可證驗處甚多所欲改更皆非今日之臆說也俟月末攜去看恐人多看不得耳因其人還附此不知便得達否

方才仲文字正尋不見疑智夫借去乃在書府幸甚因便示及也渠深爲壽皇所知自今觀之不爲不遇猶復齟齬如此是可歎也

味道歸來說曆書就篇伏惟驩慶恨未得窺藩籬也

律圖想甚可觀然其聲須細考之令有定論乃佳切在處心平氣不可有毫髮偏滯之私也

病之復作次第亦是出謁太早所致前日固嘗奉告且勿出入不惟可養疾亦且避得招呼之煩今須且切守此戒也此外只得寬以處之平日學問正要此等處得力也前書所扣一哥之行來喻如此是決不可行矣直卿只可往來相伴決不能終歲守諸幼童謙之聞欲赴補又未必可挽而行期已迫思之只有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常作小學已往招之又未知其能遠適與否耳

辭免文字甚遜然不至全然無骨甚荷憂念也元善書旦夕遣人卽付去律歷乃千古事數日細思伊川上富公書此事亦使人不能忘但今日月已迫元善之計亦未必行

近日得其書云議禮正冗未暇言政恐雖言亦不効蓋覆按使還又附前議若果如元善前書之云令人痛心但不容効力無可柰何耳直卿前日有人來書中都不說及通書注答書亦忘督之若有便往可問之太極西銘前日忘記附去今付此人幸視至郭頤正編射法及馮侯者可并刊行恐力不足卽因見夢傳爲言在渠爲之不難亦是適用文字殊勝時文也

徐貢父兄弟又遣人來奉邀計須歸來方得赴其約然自此亦當重然諾庶得安居爲著書養性之計只管如此衝寒冒熱東西游走似非老大所宜尤非所以學安樂祖師之所行也

適見小報元善已得浙西提舉計是見闕就彼便赴上矣曆事當且悠悠然及此成書以俟來者亦非細事也

但疑其不可就者非特趙君一祛此惑亦快事耳它日  
過此略帶草本來及新製律管及書俱來爲佳俗樂文  
字亦欲就借

鴻羽可用爲儀不知如何解先儒所謂進退可法者不知  
本文有此意否耶若如鄙意所釋則不如曳尾於泥中也  
眩運之疾若得靜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汨汨應接如此  
何由可已如某目疾亦是如此今乃終日寫書不得一舉  
首勢必雙瞽而後已耳集注事前日已失究治今當爲料  
理可便作一狀來送邑中行遣也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  
俱行卽同往觀尤佳然須有所託以爲詞乃爲便也  
啓蒙中欲改數處今籤出奉呈幸更審之可改卽改爲佳  
免令舊本流布太廣也但恐不好看亦無奈何耳  
費隱儘有說但日間稍得閑坐又貪溫卷工夫不暇安



排文義耳

廟記已領極荷指誨初欲詳記其本末守禦計謀後覺字數太多稍稍節費却言語也其守城錄台報狀岳麓得說中意流傳今但如此提起有眼目者自應圖已附去矣

前日所扣竟當如何幸早見教以解煩惑幸甚幸甚諸事却未聞焚滅之命中庸必已了矣早得數本爲惠幸甚幸甚

甚得履之書如此亟以奉呈恐欲預有所處也然不必匆匆但當有以待之耳葉正則遭論鑄兩秩罷去并毀其章中

已見及名次甚高與履之所云相表裏勢只旬月間須有處分又聞前日寒泉會哭已有告言路者周元興聞之城

下吳生赴省歸者云然當非妄傳亦可略語韜仲也

昨日亦嘗上狀不知何故未達今早又以中庸集略附劉醫乃昨日遣書時所遺也今想皆已到矣雨勢如此豈登山之時乎需藥遣去然恐不若安樂師翁所云病前自防也專門之誚正卞公所謂執鄙吝者非壺而誰然今日聞公試之日諸生簾前一語尤可絕倒它日當自聞之也近報十五日車駕已與中宮同詣重華終日乃歸軍民相慶恐欲知也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益公相見亦何言耶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憤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某病軀粗健但自春夏來一向闕雨五月以前祈禱猶有

應農功已粗可觀而六月半後遂不復雨聞得數里間一  
兩刻沾洒殊不周足今早禾損及八九晚田亦未可知初  
欲此月丐祠而事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盡力掇荒耳  
楊簽又以憂去新官未到今只有星子老令相與同憂更  
無分毫好况也然諸司已有不相容者旦夕或以劾去不  
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二書并碑却告因便示及索詩當時做得數語後來多事  
今已忘之矣白鹿春卿必能言曲折田已撥得些小然亦  
非久計要之此等興廢有時若無人主張讀書卽有田亦  
無益耳諸刻今附去一角雲谷大隱兩處如何得馬道士  
書云已開堂基招得一道人在彼計須量與口食告就雲  
谷支也

細看啓蒙已不必改只如前日所說改定一句足矣通書

樂上章萬物咸若下添解三綱各件想已有矣又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耳刑章十二當作十一以象再閏欲添五歲之象掛一一也揲左二也扚左三也揲右四也扚右五也只作注字亦得

易圖甚精但發例中恐不能盡述當略提破而藉圖以傳耳陳法大略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樂圖煩更問子本此只有十二樣而調名之多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

因山之日已迫而未有定議有詔集議尋復中輟昨日不免入狀議之未知如何也大學後來道中又改齊家治國章兩處不知曾爲刊否

前日所論非欲求容正爲當靈者不靈恐造物者亦將無以爲造物耳然此事如此似已多時戰國只孟子是理會

得底餘人如醉如夢也

北方之傳果爾趙已罷去蓋新用李兼濟爲諫官一章便行未知誰代其任此可深慮某辭免未允而趙已見諸令復如此更當費力耳相知者且如此况新來者情意不通未必以爲事也

某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它但路滑狼狽耳書堂高敞遠勝雲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相聚也

求放之說其妙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耳

養正來辱書乃聞閣中之疾未已未能此來殊以悵惘某此無它但爲通鑑課程所迫無復優游潛玩之功甚思講論耳已看到後漢章帝處只三四日當畢向後功夫却不  
多矣不免且那功夫了却易說未能審思不知能中理否  
南軒已過上饒得書書中一紙上呈幸爲訂之并昨所說

嘗論著者攜以見示幸甚幸甚遺文上納二錄已領昨伯崇借遺書三冊寄還乃不知分付何人至今根究未得極以爲撓蓋此本最精比老兄本後來又正了數字也

伯諫書中說託料理孟子集解今納去舊本兩冊更拾遺外書記善錄龜山上蔡錄游氏妙旨庭聞藁錄五臣解

呂二

各自抄出每段空一行未要寫經文且以細書起止

寫之俟畢集却剪下粘聚也每章只作一段章內諸說只

依次序列之不必重出經文矣兩匠在此略刊得數行矣

字畫頗可觀未可印未得寄去也但此間獨力深恐校讐

不精爲後日之累耳向來見它人刊書重於改補今乃知

其非所樂大抵非身處之則利害不及而心乃公耳

前書所喻公濟論難反復之語不謂其所見乃如此初欲

歸塗過之今日已迫矣恐未能但恐終亦難話也金聲玉

振之說皆未盡數日客冗撥忙次得數語如此今以上呈  
可否俟報某來晚定歸亦帶過呈伯諫也孟子解看得兩  
篇改易數處頗有功但塗抹難看無人寫得一草本大家  
商量爲佳倉司程書已了有本在此俟來日觀之也濟之  
同且在天然果如何耶  
律說幸寫寄但以聲定律及均絃用聲之說非面莫扣爲  
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卽賀客滿坐說話  
不成不如只來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爲言也歷  
法恐亦只可略說大槩規模蓋欲其詳卽須仰觀俯察乃  
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盡究也大學等已令進之料理矣  
或入大源告爲致問公濟旣平心和氣以觀義理之所在  
則不患無鄰矣草絕交之書似於禪學亦未得力也觀過  
之說竟未安嘗思之矣

禮記納去歸來未暇子細再看恐可抄出逐段空行剪開

以類相從蓋所取之類不一故也四十九篇昨來分成七

類曲禮冠義王制禮運大學經解喪大記試用推排喻及以參得失如何大

學亦脩成一書適詳略之中細看舊本乃大有不滿意處

又當脩改也

欲買淳熙編類一本煩爲問不知直幾何便批報當遣人

齎錢去取臨老旋學做官甚可笑也或有可取處得便令

此人取帶歸却納錢去還之尤便耳

鴻羽爲儀恐只是可爲旌旄之屬無進退以禮之意也

如何若然則誠不如曳尾泥也矣

中庸首章更欲改數處第二版恐須換卻第二版卻只刊

補亦可然想亦只是此處如此後來未必皆然也且催令  
補了此數版并詩傳示及也來日取得來教卻別上狀



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所以切己功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有整頓處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啓蒙前日所改尙欠數字頗覺之否通書注頗佳當攜往觀也

東行有日幸早見過爲兩夕之留也北風未聞想只是虛聲或其境內自擾擾耳

所議可善處之毋至過甚爲佳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

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怠緩駁雜之病而季通責善傷於急迫又雜以嘲玩似非以文會友之道臨行匆匆忘說願各矯所偏以副所望幸甚幸甚

子仁留此數日稍款已勸令不如且讀書理會義理無爲

苦用力於文字間也

太極說脩定削去後語只作一統論意似亦無不盡也

西銘說在後煩爲細看攜過見喻

伯諫書所說功夫甚善但所以見推者過當使人慚忤不知所措耳時學波蕩至此雖細故亦可驚歎柰何柰何克己贊所疑不知云何因便見示

自覺浸有寬平氣象甚善甚善涵泳不已意味當益深長耳二友講論不廢然未值大節目也

盡心說錄呈并呈兼善參詳有未當處却以見喻且勿令齋中

諸生傳寫也前日所寄諸說有便并望反復

公濟伯諫得書否某歸塗過伯諫見收公濟書大段手

忙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說以再觀之果如所論想它書

似此處多須一一整頓也

通鑑節只名綱目取舉一綱衆目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爲正統方得心安耳

適已奉狀尋大學章句詳本不見不知在書府否如在告帶來參同契并攜來看也

有歸藏否有卽借來校此間所藏者似恐只是僞書也

前日匆匆忘記面扣大予樂是後漢樂名本史志必有之王朴之云亦是以一爲正以一爲變但當時未知變律之說故以其半爲清耳要之終不是也來書且留篋中以俟面質

日邊人尙未還未知行止之決所示卦象恐當以復卦爲主則揚庭孚號更不着矣有攸往夙吉而今不可以夙則有復而已恐終當用此占也

祠堂記及韜仲書付去人更一書與劉公度託渠寫彼中相去不遠也克己課程只是語錄中說常有簿子記言動之得失者是也惺惺語亦是其持敬法耳

季通無事更能一來否游誠之得書方自武昌趨長沙矣分韻詩當時做不成今已忘記若能再來當爲補亡也

法器都未見都昌一二士人好資質然亦無意於此蓋是蕭果卿親戚念得蘇文熟了壞了見識也可惜可惜都昌黃氏向來見喻減價糶米人甚賴之今出穀萬斛賑糶已牒請與縣官同措置掇卹矣

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割雞也至之兩日在此察其意必不校此當更委曲曉之耳李將若得此人之力真是笑啼俱不敢矣可付一笑也曆議必有所付但今思之不得其說久當自出也宿逋令墊

具稟甚愧遲緩幸更少寬也  
建陽事竟如何緩急之間切宜善處爲佳耳某前月晦日  
已交郡事以常情論之亦不至甚費料理但衰晚自不當  
出又閑散之久不能堪此煩碎又不能似衆人瀟漫不省  
事初到甚覺勞弊此兩日方少紓更看旬日又如何也大  
抵是不可久住夏末須力請而歸耳昨日至學中爲諸生  
說大學自此二七日卽一到見謀作濂溪祠堂廬山有陶  
淵明劉凝之遺迹亦漸次表章之比罷歸日須皆可畢事  
也但恐迂繆伉拙時論不見容卽又未知如何耳山水之  
勝目所未覩埜歸必能略言之意欲老兄一來又不能辨  
人去取已屬平父恐可借僕馬一來甚簡便也  
一出又半月臨出城值石宰與順之擇之更一二朋友來  
遂留北巖兩日同途至建陽而別匆匆急欲歸奉祀事故

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聚亦苦人多不得子細講論未  
覺有深益也寒泉拜掃須在後月五六後事畢卽上廬山  
遣人相報幸爲一來前嘗有書與小僧說令奉白及此春  
兩種植少竹木亦道欲遊之意胡爲乃不達此意耶更有  
一小詩謾錄呈山頭如有功役可及吾人在彼指撥了之  
爲佳小僧稍知向前否更望提耳痛教告之也作文之病  
時偶論及此耳欲稍加潤縟亦不難但亦使急性不得恐  
愈草率耳

橫渠集告付下婺州用川本刊成欲寄此令補所無也  
僧兒云伯恭說所選之文取其備衆體或疏通或典重  
或寬或緊或反復曲折耳

陳法雖精而旗鼓如此得無有誤三軍耳目耶甚可笑也  
或問寫本已檢得令納上告令寫訖便附下恐又有差互

要此作底也

到三山見虜仲煩致意所囑文字昨在五夫已爲具草歸來一向擾擾又緣卜葬未定心緒紛亂不暇整頓幸且體悉向後若得功夫卽爲改定寄去不然不須等候送終是  
大事此是浮文自古未聞有無銘而不葬者切不須等候也見趙南紀亦煩致意

所喻謹悉恨未得登山以觀瀲灩深碧之地宅非所及也太極文字儲宰云已錄寄并某書及中庸或問下冊小簡皆往何爲今尙未到一哥所寄集略便令對讀旦夕納去不及別作答也封牌所喻得之但不見三書之意不知改之爲三如何留疏僞學以上下文考之正謂永嘉耳

中庸章句比略脩定不知可旋開否如欲之煩二哥帶寫白人來

詩傳中欲改數行乃馬莊父來說當時看得不子細只見一字不同便為此說今詳看乃知誤也幸付匠者正之便中印一紙來中庸必已了矣

後山米事若為鄉里之計實為利便但為身謀則吾人今日是何等時節運氣而可為此耶若必欲為之亦須先踏逐得能負荷得底人一以付之而吾無預焉乃為庶幾不然則徒使咕咕者得動其喙區區相愛之深不敢以此奉贊也

示喻筮法如此甚平正簡便不知何故本法却不如此恐別有意指也試更推之如何恐在老者陽多陰少則終為陽者少在少者陰多陽少則定為陽者亦少乃陽貴陰賤小學誤字再納去數紙封面吉少凶多之意不知如何

只作武夷精舍小學之書可也  
旋暈之疾正當靜養所需儀禮殊非急務且其本只兩卷



餘是先人點其後乃某續點比更欲詳考則已憚其字小  
而不敢讀矣恐亦不能無誤不足傳後也細民艱食焦熬  
柰何氣象不佳今今恐當人不知惜惜恐當身之所不謂  
事勢急迫至此也

王朴不知變律之法而自中呂再生黃鍾則圓不得不爲  
黃鍾之半以爲情聲矣但今變半等律亦生於極其本則  
十三弦者皆黃鍾耳薛宣等事取其一切果斷爲賢於今  
之謬政耳豈以其爲可法哉情恐當

某見治再祠之疏未能得了更三五日方得遣人此請度  
必可遂憂世之心報主之願雖不敢忘然綿力薄材了得  
甚事不如且跽伏過此殘生也

印書之舉不謂末流之弊一至於此但當速去無可疑者  
必不可轉則直捐之耳平生無所不捨而眷眷於此耶要

之范六丈真聖人也

章丈敦勸之意甚厚得伯恭書亦云爾但冒恩重疊前後相妨如擔子輕重他人不覺惟擔不起者自知之耳若辭不得勢須別作出場不可又似前年暗默而冒受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二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鑿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三

答蔡季通

昨日之別令人黯黯然觀賢者處之裕如又足強人意也不審晚間便發程否前途千萬加意調節言語諸事更宜謹密飲酒戲笑皆宜切戒歸來便覺有相窺伺者次第恐亦不免久當自知之一書至直卿亦煩爲託周幹附去或遞去前日亦忘此可見昏罔也昨日二尺短者是周尺長者是何尺耶是景表尺否皆望批喻

自奉別後惘惘至今不能忘于懷計行已過杉嶺不審道間爲況如何武陽曾少留否既不登車只得緩行無傷吾足乃佳耳一路皆有知舊必不落寞但恐却有應接之煩耳某幸無它諸生旣來遣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禍害亦非此可免也但極難得人講究文字義理深處便無人可

告語殊憤憤益懷仰耳至春陵煩爲問學中濂溪祠堂無恙否某向有一祝版亦不知在與不在因風語及也

別後只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況足以爲慰但至今尙未聞到春陵信深以爲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三哥子陵一一安佳某足疾前日幾作今又少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沒沒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忘之但方此齷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泯沒不得近看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元善相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恐子期不會聽得便只似不會說也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瑞只說得黃鍾一均內最上一弦而遽欲以論琴之全體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豈不信哉

昨州兵之歸得書知已到彼足以爲慰僦居寬廣物價廉  
平足以度日此外想無他撓高懷所處亦無適而不安也  
趙守得書甚留意寺居雖有約束然遠郡荒僻舍此則無  
以待賓旅往往亦不能一一遵守頃在南康此寺常爲客  
館若自遠嫌不欲居之則亦無害更託人宛轉白之使知  
曲折可也翁丞便是德功丈之孫否耶渠向來坐事乃尊  
來見囑力不能及之想未必不見訝也  
禮書附疏未到已與一哥說不若俟斷手後抄之今只寫  
得一截無疏尤不濟事也三哥爲況如何想不廢讀書作  
文比之家居更省應接當日有新功也此間塊處有疑無  
所講殊覺憤憤

昨因見人說琴無歸著謾疏所疑得數千字欲寫奉寄而  
昨晚一哥方報今日便有人行遂不暇及當俟後便也或

有鄭尙明琴史十餘卷緊要處都不曾說著只是閑話耳其書亦是集古今人所說乃止如此是凡事不曾有人理會到底也以法言之亦當用旋宮法但恐以諸短律爲宮則弦不惟不可彈亦不可上矣故或說琴只用黃鍾一均似有此理然又只成隋文帝何妥之樂可笑耳可預考之俟寄所草去求正也頃奉記後厚惠書具聞動息足以爲慰居夷當已成趣但能素位而行亦何入而不自得也但聞三哥不快甚以爲念計今當已向安矣覺得渠書中語意似放未下更當有以開曉之也琴說納呈幸爲訂其繆子細見喻更有一圖無人畫得大率與候氣淺深同是一法第一弦尤可見其下諸弦乃遞儻向上取聲耳精舍已空眼前朋友亦不長進只前日永嘉一二人來稍可告語今已去矣參同契史無縫罅亦無心力思量得他但望它

日爲劉安之雞犬耳

到此見人說趙守家人歸云自始至投館光孝而寺僧  
自言於官云此人長大恐不能制遂移宅處此必戲語  
可發一笑也

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  
爲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趙守易地  
後來者不相識元善必已報去矣賤迹復挂彈之繼此須  
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問易  
通亦一幸也律書序客中不暇檢尋須俟還家卽爲整葺  
後便奉寄也

彈之恐當  
作彈文

三哥所苦疴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著頭緒讀書  
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  
閑中些小疾疴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得破把得定則

外物之來終不能爲吾患矣所喻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趙守長厚乃遽宅適新侯聞是黃門之後但無人識之不知又如何若得其有家法思舊事必能善視遷客也

所需律序乍歸未暇檢尋舊本旦夕得之卽寫木寄去鄙意但能說得有所據依而非蹈襲之意它不能有所發明也禮書未附疏本未可寫以見喻再三恐亟欲見其梗槩已取家禮四卷并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其後更須年歲間方了直卿又以憂歸前日到順昌弔之渠云歸安葬畢却可與履之兄弟大家整頓也琴說向寄去者尙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比舊似差明白

近至政和見陳廷臣朝老崇寧間以布衣上書論事謫居春陵作詩甚多亦有佳句陳乃政和人議論鯁切不易得



也不知彼中尙有其踪跡否昨附去琴說有一圖說逐弦五聲者此却失了元本煩三哥爲檢錄來只依元本闊狹界行填注不須更寫前後說也

精舍闐然時有一二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依人口說着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歎也間亦自思此理人人有分不應今日獨如此難啓發恐亦是自家未有爲人手段無以副其遠來之意甚自愧懼耳吳伯豐在後生中最爲警敏肯着實用功近年說得儘有條理乃不幸而蚤死死後聞其立志守節不爲利害移奪尤使人痛惜也汝王彥中乃能相念如此甚不易得得楊子直書亦奉問但似云不敢相聞前日答之不曾入題只云小時見趙忠簡李參政諸公在海上門人親舊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澹菴猶日與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掩捕而盡

殺之蓋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相越其不啻九牛毛  
既可歎惜又可深爲平生眼不識人之愧也周純臣頃有  
一書託直卿寄之而不能達却持以歸今再作數字并附  
去奉浼能爲轉寄幸甚然須有的便乃可遣也陳廷臣在  
營道不久故人少識之然見其詩亦頗跌宕想亦以此不  
爲人所敬耳別幅所示郡中諸賢聞之不勝悚歎趙守篤  
老靜退子弟皆賢誠不易得其名謂何幸批喻也歐陽君  
回書幸達之楊安諸公恨亦未之識幸各爲致意也張船  
似亦略曾相識王參政早歲休官泊然無求於世而晚爲  
秦檜所用傷害忠賢助成凶虐以此得罪於清議朱衣道  
士諄諄之誨豈無意耶此語密之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  
當是此書彼之行此而壽考乃喫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  
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

耶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此必寄去矣校得頗精字  
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教外別傳一句  
耳前書亦嘗泰和弦望之說不知然否近因再看又覺主  
驗明白新本金本是日  
生恐誤作月字因來更望詳以見告也若來喻所  
謂非入靜不能見者此實至要之訣但人省爲擾擾不能  
一意向裏涵泳三琴圖此亦失却舊所畫本旦夕得暇當  
令在子更依候氣說畫出續寄去也禮書前卷已有次第  
但收拾未聚後卷則儘欠功夫未知能守等得見此定本  
全編否耶楊簿竟如何江西士人不患不慷慨但於本領  
上多欠功夫耳湯宰所編黨人遺事若曾傳得幸略見示

泰和恐當作奉扣  
人省之省字恐誤

前日丘仲高行後尋得律書序草今略序定又適有彥中  
處便人過門因附以行度必先丘子到也年來精力衰退

文字重滯無氣燄此又是三五年前者今日亦做不得矣  
它所欲言略具前書其不能盡者亦非此所能盡也序中  
恐有未是處更告詳細點檢一一見喻不敢憚改也自餘  
千萬自愛爲禱

客中得一二同志早晚講論想亦不覺度日也近報令臺  
諫侍從集議赦條前此未嘗有此豈欲大施沛宥盡釋纍  
囚也耶但在我者只得爲久駐之基耳諸朋友所讀何書  
其所講論亦有可示及者否此自城歸後學館一空亦自  
省事閑中却自看得少文字但昏忘日甚過眼輒不復記  
覺得不是讀書時節只好閉目靜坐耳琴說前已寄去後  
又寄改定數字不知已到未律書序亦已附草本去因有  
回便幸喻及可否也

周南仲竟不免近日方見報行章疏甚可笑也蘇守已屬

計臺矣三哥不及別書想閑暇儘得讀書作文也 參同  
契一哥已下手刻版矣轉看轉曉不得

霈恩曠蕩未聞施行而留趙四公存沒之恩皆格不下未  
知賢者去住復何如計高懷必有以處顧舊山朋遊未得  
遽承晤徒爲恨耳諸喻已悉偶連日脚氣上攻今方少下  
而右拇緩弱不能握筆又亟欲上五夫力疾撥冗附此數  
字似聞有類聚討論之旨仍有期限然則不過中春亦須  
見得果決若便歸得何其快也

似聞從游之士日衆其間當有可與晤語者則爲況亦當  
不至落寞旬呈免與不免本非所較康節先生所謂打乖  
正謂此也一哥兄弟亦自識道理曉事勢凡百忍耐不至  
有他此間如封贈奏薦皆不敢陳乞元善遣使請祠已至  
都下聞劉趙徐呂之報亦復縮手平生謾說隨時之義只

是傳聞想象今日始是身親歷過與口說不同想亦深得此味也

答蔡伯靜

啓蒙已爲看畢錯誤數處已正之又欲添兩句想亦不難但注中尊丈兩句不甚分明不免且印出俟其歸却商量今不能久俟也筮儀內前日補去者更錯兩字今亦并注可正之亟遣人還草此但看得不甚子細可更自看一兩過爲佳也事了能見過爲數日款幸甚

或於啓蒙上卷之末添數句云卷內蔡氏說爲奇者三爲偶者二蓋凡初撰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奇餘四爲偶至再撰三撰則餘三者亦爲偶故曰奇三偶二也如何

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坐

以天形爲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  
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於  
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  
於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過南方也但入彈圓下者  
自不看見耳  
蓋圖雖古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象鑽穴爲星  
而虛其當隱之規以爲甕口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  
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  
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未架空北入以爲地平使可仰  
窺而不失渾體耶古人未有此法杜撰可笑試一思之恐  
或爲卽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爲無補也梯未之未  
疑當作未  
天經已領其論撰詳悉亦甚不易但回互蓋天頗費力只  
是近年一般見識不欲惡着古今一個人耳其心則固深  
知渾蓋之是非也然則孰若據實而論之省詞說乎又況

二極交互一說理似不然別紙附去可爲詳之不知是如此否尊丈許錄示參同火候向見已寫得多了今必已竟幸卽檢示前日尊丈書中已云與一哥說更煩留念也步天歌聞亦有定本今并就借校畢卽納還也

參同定本納去可便寫白并元本寄來更看一過然後刻本乃佳簽貼處已改補矣一兩處無利害又灼然是錯誤卽不須改也玄溝害氣恐未是說人身內事方是設譬之詞緩讀可見也肝肺腎是三物脾是戊己無可疑者定本亦已添入矣渾象之說古人已慮及此但不說如何運轉今當作一小者粗見其形製但難得車匠耳

參同契考異方寫得了亦未暇再看過今附壽朋納去并此中寫本一冊表本一冊濟本二冊煩逐一對過有合改處並貼出子細批注寄來容再看修定方可寫白刊行丘



本不甚佳然豈相類篇首却得刪了四字遂可讀改得一  
字遂叶韻亦不爲無助可試檢看以此知讀書不可不博  
考也

參同考異今以附納其間合改定處各已標注其上矣鼎  
器歌中七聚聚一作竅恐合改竅爲正而以聚爲一作不  
知如何可更審之若改卽正文此句亦合改也

自尊丈行後惘惘至今不能平適得晦伯報云得近書又  
不言已到何處殊增悵想也尊堂不審處之何如不能不  
以爲忿然當有以寬譬之此亦無它害只是如前年遠出  
一番耳輿地志納還皇極經世及樂府集却望檢付去人  
臨川曾景憲書云尊丈已過彼有以驢爲贈者可免徒步  
之勞也昨看史記曆書大餘之數第二年卽差小餘之數  
第三年卽差以後皆算不合不知是如何尊丈必曾說夾

幸批喻尊丈得近書否此久不聞信息必是已過莆中矣

啓蒙上冊三十六版注中圍一圍當下冊第二版前十卦

占貞後十卦占悔兩占並當作主可便改却此三字更子

細看過為佳夾恐當作來當

鄉見尊丈有琴律呂律圖欲略借一觀得檢尋付去人為

幸

營道有歸信否數日與人講論有得無可告有疑無可

質始覺尊丈之遠為可恨也

奉告乃知所苦脾疾乃爾赤土之約固宜少緩別俟一信

也公晦之說極可笑其曲折須面論尊丈千里遠書戒賢

者兄弟勿為人所誤正為此耳

尊丈要琴絃今欲寄去不知何時有便須得有信掩或籠

箱之屬置之其中乃免壓摺損拆之患亦俟一報也伯謨

說尊丈有素問運氣節略欲借一觀比略編得些小其間不曉處多問伯謨渠亦茫然未嘗措意以此知尊丈事事不容易放過不可及也

書白字畫不方正努胸垤肚甚刺人眼然已寫了無如之何不知鄉里如何似此一向不識好字豈不見浙中書冊只如時文省榜雖極草草然其字體亦不至如此得人憎也復卦處空缺不好看移在臨卦上亦何以異其勢須着儻帖盡此以後二十餘版蓋雖只爭一字而篇末一行只有一字又須儻動後篇直到冊尾也

考異俟更子細看且令刻正經此更一兩日納去未晚也浙中字樣宅上書籍中須多有之如古本廣韻寫得最好相傳是唐時仙女吳彩鸞日寫十本者雖未必然要可法也

仲撫相見否聞留衛公得旨自便而謝給事繳之以為

恐徐誼之徒援例有請遂止得量移南劍儲宰復官亦

是為謝所駁乃在銓也向若用李公晦之策又須頭撞然

今尚何言哉且令陵五醫此更一兩日陰去未幾出

數日探問未有近信方以為慮得書知今日可到麻沙不

勝傷痛想感事興哀何可堪也只爭一字而歸末一計只

前日八哥來訪辱書具悉此事不埃見屬但適此瘖默不

容發口已嘗託八哥奉報矣本欲今日往助墓下之役因

得面言而累日洩瀉氣痛攻刺畏寒愈甚遂不敢出其事

宅日言之未晚人至承書知所苦向平深以為慰不知見

服何藥切宜更加將護也蔬食久亦不便若不欲食肉醫

家多以藥和肉為丸啖之亦助胃氣既無滋味自無所妨

況在禮經自有權制耶如必論一書及類錄等也本其間

昨聞留趙徐呂之報已令劉二哥奉聞矣事勢如此不知尊丈歸期竟如何當此歲莫令人慨念不能平也律書證辨中論周徑處自十一其長之分至二釐八毫者是也此一節未曉恐有誤字或重複處幸更考之望一算學文字素所不曉惟賢者之聽耳然須得差簡約爲佳更望留意也三哥用藥見効甚慰先訓尙未得下筆日困賓客一事做不得甚可厭也

答蔡仲默

周純臣書荷留念景建書已領却欲附數字報之今納去若春陵人未行猶可及也冠義曾尋得否幸因便寄及洪範傳已領俟更詳看然不敢率易改動如餘子書一面寫後日早來取昨日有臨川便已略報仲撫頗詳此無益而有害何苦委身以犯其鋒也

謝誠之書說六卷陳器之書說二卷今謾附去想未暇看  
且煩爲收起鄉後商量也漳州陳安卿在此其學甚進  
星室之說俟更詳看但云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此句下  
恐欠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病蓋天繞地一周了  
更過一度日之繞地比天雖退然却一日只一周而無餘  
也岐梁恐須兼存衆說而以晁氏爲斷但梁山證據不甚  
明白耳禹貢有程尙書說冊大難送俟到此可見稍暇能  
早下來爲佳

年來病勢交攻困悴日甚要是根本已衰不復能與病爲  
敵看此氣象豈是久於人世者諸書且隨分如此整頓一  
番禮書大段未了最是書說未有分付處因思向日喻及  
尙書文義通貫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  
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卽此數語便已參到七八

分千萬便撥置此來議定綱領早與下手爲佳諸說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若其間有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耳

示喻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處自不可曉只合闕疑某嘗謂尙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

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或又謂成  
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  
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  
論此極有意味

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第三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鏊校